

叢譯學 世界 社作

著 夫 諾 賓 布
譯 剛 克 徐

白樺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文化工作社

世界文學譯叢

— 41 —

白樺

布賓諾夫著 徐克剛譯

一九五三年三月印行



世界文學譯叢

白 樺

The White Birch

原 著 者 Mikhail Bubenov

翻 譯 者 徐 克 剛

出 版 者 文 化 工 作 社
上海北京東路 713 弄 520 號

總 經 售 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有 版 權

一九五二年十月初版

一九五三年三月三版

編號(白182)印數6,001—8,000

類別 文學藝術



布賓諾夫像

譯者前記

一

白樺 (The White Birch) 的作者 M·布賓諾夫 (Michail Bubennov) 是蘇聯傑出的天才青年作家。白樺是榮獲一九四七年斯大林文藝獎金一等獎的第一名作品。

布賓諾夫的第一部作品出版於一九三二年，那時這位作者，一個來自偏遠的西伯利亞的阿爾泰的青年，還只二十二歲。他在那部作品中，描寫了他最熟悉的事物——革命以後的阿爾泰農民生活。這部作品顯示出他的才能的卓越的特點，但是當時卻未被人注意，而作者的名字，也只有一小部分的讀者知道。

在衛國戰爭期間，布賓諾夫在前線工作。起初當迫擊砲兵士，後來昇任爲軍官。一九四二年秋，他就在雷舍夫城附近的戰區裏開始寫作長篇白樺，勝利後，回到家鄉，完成了這部輝煌的巨著。

白樺寫的是衛國戰爭初期，作者親身經歷的莫斯科近郊戰役的最初幾個月的情形。翻開本書，我們的眼前就展開了一幅一九四一年秋蘇聯人民所遭受的那些嚴酷日子的撤退的圖畫：

『中午，安德烈在一個小山頭上停下來，在枯草上挺直身子，竭力向四下裏探望。成羣的戰士們正沒精打彩的拖着沉重的步子從那一塊塊的窪地裏走過去……』

『就在路邊，在一個小山的斜坡上，立着一株孤單的小樺樹，它的皮又白又嫩，像綢子一般的光亮。這株小樺樹像一個快樂的孩子似的抖擻着樹枝，彷彿在高興得向太陽表示熱烈的歡迎；風吹動着樹，在快樂的數着那玳玲作響的錢幣——』

那金色的簇葉。一種彷彿從什麼魔燈發出來的微弱的光，似乎正從樹葉間射出來……』

這株挺立在路邊的孤單的白樺，使安德烈深深的受到感動，它奇蹟一般地在一片荒涼景況中挺立着，像是他的祖國和他的人民的、永恒無盡的生命底一種詩的象徵。

『白樺，這在蘇聯民歌裏被這樣普遍歌唱着的樹，傳達了這本小說的觀念。』

V. 葉米洛夫教授在一篇題爲『蘇聯文學 和平的戰士』的文章裏說，『這棵謙遜的樹，勇敢的挺立在那艱苦撤軍的背景上，象徵着勝利的希望。它跟「和平」這個字一樣的純潔、燦爛，放射着和平之光。這株樺樹孤單單的立在那裏，傳達出一種深刻的詩意：只有在這兒，在這嚴酷的戰爭領域裏，它才是孤單的。它挺立在這兒，是作爲和平領域的一種徵象，一種通知，一種前驅。在和平領域裏，樺樹可並不是孤單的。那兒長着無數像這樣有捲枝條的白樺，它們提高嗓子在那陽光照耀的開拓地上齊聲歌唱。』

白樺，是一種勝利的象徵，一種和平的象徵，一種和平必然會戰勝戰爭的象徵。『我看着她時候，我能夠看到我們的整個俄羅斯。』在一次戰鬥的間隙，安德烈走到戰壕外面，看着田野中一個高地上挺立着的一棵細長的白樺的時候，向一個人說。

白樺，象徵着俄羅斯的不屈不撓的精神，象徵着和平終於戰勝戰爭、公理終於戰勝強權、光明終於戰勝黑暗、文明終於戰勝野蠻。白樺，是人道戰勝暴力、人性戰勝獸性的象徵。

『只有一個本質上愛好和平的民族，才會拿白樺來做勝利的象徵。』葉米洛夫教授在同一篇文章裏說，『而就是爲了這個民族愛好和平，所以它終是擊敗敵人』

的。」

白樺，這部記錄了衛國戰爭中蘇聯人民的英雄業績的偉大不朽史詩的發表，在蘇聯文壇上是一件大事，它爲作者贏得了廣大的聲譽。西蒙諾夫說：『白樺是一九四七年蘇聯文學中出現的最優秀作品之一，』『它非常真實地再現了一幅關於蘇聯人民之鬥爭與勝利的壯麗圖景。』

雖然現在所發表的還只是這部小說的第一卷（現在作者正在完成第二卷。在第二卷裏，作者所寫的是：在爭奪莫斯科城的決戰時日所發生的事件，當時希特勒的軍事機器沒有能像『元首』所希望的那樣的動作，愈戰愈強的蘇軍，終於阻擋住了希特勒匪軍。敵後的游擊隊也活躍起來，奧爾霍夫卡村內綽號瑪卡麗哈的剛強女子安菲莎·瑪爾科芙娜，始終和游擊隊保持着密切的聯系，法西斯蒂到處立腳不穩……）但是從這裏已經可以看出作者的創作魄力之大。『這小說的特點，』西蒙諾夫說，『是對於人物性格的刻劃之深，是關於戰爭艱苦時期的描寫之真實，以及作者的創作魄力之大——他深深地知道，他最後會把他筆下那些通過了嚴酷考驗的主人公們引導到什麼地方去。』

作者在本書裏創造了一系列生動而倔強的普通蘇聯男女的典型——安德烈·洛

普霍夫，本書的主角，一個年輕的集體農民，勇敢堅強的戰士；他的妻子瑪麗珈，一個恬靜、好強的女子；安德烈的父親，一個雖然有點頑固自私、卻從心底裏憎恨着敵人、熱愛着蘇維埃政權的老年農民艾羅斐·庫茲密奇；像男子一般剛強的女子安菲莎·瑪爾科芙娜；爲了掩護別人而犧牲自己的集體農場管理員奧西帕·米海洛維奇……

作者拿蘇聯西部離莫斯科二百多公里的雷舍夫區中被德軍佔領的一個叫做奧爾霍夫卡的村莊做背景，非常具體地表達了這些平凡的蘇聯人民對於希特勒敵寇的刻骨的憎恨，有力地表現出敵後的老弱婦孺怎樣在敵人的鐵蹄下英勇苦鬥，顯不出蘇聯人民怎樣在空前艱苦的考驗裏表現了團結、自信、和堅強不屈的英勇的愛國主義。

奧爾霍夫卡，是一個平平常常的村子。村民們都過着和平、安靜、自由幸福的生活。德國人打來了。和平生活給破壞了。所有的壯年男子都參加軍隊或者游擊隊作戰去了。村子裏只留下一些老弱婦孺，在敵人的鐵蹄下過着艱苦、屈辱的生活，忍受着敵人的侮辱、掠奪、迫害、毒打和絞殺……

這是奧爾霍夫卡最黑暗悲苦的時期，從奧爾霍夫卡存在幾世紀以來最黑暗悲苦的時期了。但是即使是在這種時期裏，奧爾霍夫卡的人民可仍然沒有失去信心，大家都堅信紅軍會同來的。『即使老天爺打死我，我也不相信有誰能夠戰勝一個俄羅

『新人的！』他們都相信紅軍是要回來的，勝利是屬於他們的。

當德軍快要到達這村子的時候，爲了執行斯大林同志不讓一顆麥子留給敵人的命令，集體農場主席斯吉潘·波亞爾金到女莊員安菲莎·瑪爾科芙娜家裏去，叫了農場管理員奧西帕·米海洛維奇來，商討如何處理那些堆在農場圍場上、來不及打下藏起來的麥堆的問題。當主席提議把麥堆放火燒掉的時候，管理員奧西帕·米海洛維奇就說道：『不，斯吉潘！假如你叫我把我自己的房子放火燒掉，我會立刻就去照辦。但是……集體農場的麥子，我可不能去碰！』『……我的心不夠堅強。假如我去丟個火把，我自己就會跳進火裏去……』

結果是安菲莎·瑪爾科芙娜去放了火。

德軍到了這個村子，他們要追究這次縱火的責任，殘暴地把又老又殘廢的管埋員奧西帕·米海洛維奇抓了去，用毒刑拷打。奧西帕·米海洛維奇忍受了毒打，堅決否認麥子是他放的火；但是，當他從德軍司令克威斯的激怒的臉上領會到沒有倖免的希望：在奧爾霍夫卡一定得有人爲燒掉麥子而受到懲罰，假如他再固執，德國人就會把完全無辜的人民抓起來殺掉的時候，他終於『抱着一個自覺正在盡他的本分的人的鎮靜，決定把一切責任都歸到自己身上』，而英勇的上了絞架。『讓我一個人去受苦吧，』他想，『那麼這件事情就會這樣的結束了……』

在這裏，作者表現出蘇維埃人的捨己爲人的人類最崇高的道德標準，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這也正是社會主義制度所培養出來的大多數蘇維埃人所具有的崇高品質。正是依賴着這種道德精神的力量，蘇聯人民才能在最艱苦時期忍受了嚴酷的考驗，最後終於擊敗了兇惡殘暴的法西斯敵寇，獲得了光輝燦爛的勝利。

*

*

*

在本書裏，作者也告訴了我們，蘇聯的戰鬥員是怎樣在戰爭中成熟、怎樣在戰鬥中熟練戰爭藝術的。這可以拿安德烈做代表。安德烈原是一個和平、謙遜的集體農民，但是參軍後，生活不斷教育他要仇恨敵人，要愛他的祖國；這樣經過三個多月的嚴酷的戰火的考驗，他『已不再是奧爾霍夫卡的人民所認識的那個平靜、漂亮、沉思的小伙子，而卻是一個有着一種堅決、嚴厲的表情，眼睛裏有着一種烏亮、警戒的神色的人了——那種曾經看到過死，而且知道死並不總是全能的人所有的神色』。

戰爭像一座洪爐，千百萬平凡的人民都在這洪爐裏，被鍛鍊成爲堅強勇敢、百折不撓的戰士。安德烈只不過是這千百萬人中的一個。這也是全部蘇軍的事實，他們都是在反法西斯的生死鬥爭中，獲得了作戰技術，成爲千錘百鍊的不屈的戰士。作者善於觀察人性、分析人性，能夠洞察人們的內心，是一個心理描寫的能

手。同時也是一個詩人、一個卓越的風景畫家。Y·盧金說：『風景描寫在布賓諾夫的作品中佔着重要的位置。』他『能夠把他的風景描寫染上深刻的哲學的和詩的意義，而這是蕭洛霍夫作品中美麗的特點之一……在布賓諾夫的作品中，一種嚴謹的敘述的凝聚，與浪漫蒂克的描繪混成一氣。他的人物寫得凸出，他的情節寫得嚴酷，他的語言豐富地雜用着通俗的成語。他的色調是新鮮的……』

作者的創作手法是真實、勇敢、鋒利、明快的；他不用怪誕的比喻，華麗的辭藻。他所寫的一切是嚴肅、莊重、質樸、大方的。他的人物都取自活生生的現實，他所寫的事件都是親身的經歷，或者是他所深刻觀察到、體驗到、思索到的。所以他能夠寫得生動、真切、感人……

他對於人物的刻劃，人物性格的描寫，是十分深刻的。在這方面，他的藝術手腕，可以說達到了最高的境界，顯出了一個文字巨匠的手腕。他用非常鋒利的筆觸，像名雕刻家的一把刻刀那樣，有力地刻劃了安德烈這個人物的形象。『在安德烈這個人的性格上，』V·葉米洛夫說，『包含了許多代表俄羅斯民族性的特徵：愛好和平、謙遜和一種對於自己的力量的沉着的信仰。』

安德烈是本書的主角，作者用了最大的篇幅來描寫。這是千萬在戰爭中成熟的蘇維埃戰士的典型。此外，如沉着、果斷的團長奧齊洛夫，剛毅、熱情的政委亞赫

諾，勇猛、果敢的中士尤金……這些也都是本書中的重要人物，都刻劃得十分生動，充分體現了蘇維埃軍人的本質。他們都是愛好和平的平凡的蘇聯人民，忠實的蘇維埃軍官，卻在戰爭中表現出不屈不撓的精神和無比的英雄主義。

*

*

*

在本書裏，也有兩個反面人物，這就是艾芬·齊爾涅夫金和庫茲瑪·亞爾齊夫。

艾芬·齊爾涅夫金在蘇軍後撤時，開小差逃回家裏，後來德軍佔領該村，他終於叛變本國人，做了希特勒匪徒的幫兇——警察。庫茲瑪·亞爾齊夫受不住戰爭的考驗，也同樣想從前線開小差逃回家去。

但是看看蘇聯人民是怎樣對待這些祖國的叛徒的。

艾芬·齊爾涅夫金逃到家鄉後，就一直躲在家裏，不敢出頭。德軍快要到達村子的時候，爲了不讓德國人佔有存在集體農場倉庫裏的麥子，大家聚集在集體農場圍場上的一間小屋子裏，商討如何處理。齊爾涅夫金就趕快從家裏「爬了出來」，想從中搶得一份。

「村民們聚集在那間小屋子裏。他們在低聲的講着天氣和戰爭。」

「這是一種什麼戰爭呀？」齊爾涅夫金咕囔說。「他們一向我們進攻，人人

就都跑掉了！你希望我們怎麼做呢——用棍子去打坦克嗎？」

「女人們團圍站着，輕蔑的看着艾芬·齊爾涅夫金。」

「所以你就一直向叢林裏跑了？」露克麗姬·波亞爾金娜向他叫喊。

「我們的勇敢的保衛者！」烏麗安娜·蘇嘉耶娃嘲笑的叫喊道。「你以為坦

克就沒有向我的丈夫進攻嗎？他幹嗎不逃跑呢？」

「我們將看——也許他終於也會跑回來的，」齊爾涅夫金咕嚕的回答，他那發紅的眼睛向女人們身上溜來溜去；在出來之前，他曾經喝了酒，提提神。

「不，他可不會的！」烏麗安娜把聲音提得更高一點。「他不是那種人！即使他是那種人，我可不像你的妻子：我是不會讓他走進家裏來的！沒有的事，你將決不能使我跟一個像你這樣的人，一個逃兵，一起睡覺呵！」

「你嘮叨些什麼呢？」齊爾涅夫金反攻說。

「什麼？呵，你這不要臉的流氓！」安菲莎·瑪爾科芙娜叫喊着，迫近他。「你這爛蟲子！虧你還有臉來講！」她嫌惡的吐了一口唾沫。「決不，姊妹們，我連看見他都討厭呢……」

庫茲瑪·亞爾齊夫從前線偷逃，然而在一條小河邊的矮叢裏，被安德烈在無意中發見了。後來經過軍法審判，他被判處死刑。當法官宣讀了這個判決，營長薩拉

克山奈問誰願意槍斃這個國家叛徒的時候，站在第一排中間的安德烈就第一個從隊伍中向前跨出來：

「我來！」他說，他的嘴脣猛烈的急扭着。「這叛徒！我要親自打死他！這隻狗！」

接着又跨出班長奧列尼克中士，然後全排人都跨出來了，爭着要槍斃這個「國家的叛徒」！

是的，叛徒是人人所鄙棄的、憎恨的！對於這種人，只有處以最嚴厲的懲罰。因為『在戰爭中，不能有同情，對敵人如此，對自己人——假如碰到這樣的情形也如此』。

*

*

*

白樺，這是一種勝利的象徵。它挺立在戰爭的廢墟上，銀色的樹皮閃耀着燦爛、柔和、像緞子一般發亮的光輝。這光輝，照徹着全部作品，照徹着作品中每個人物的勝利的信念。在這兒充滿着全民對敵作戰的勝利的信心，充滿着崇高的愛國的熱情。每一行裏都貫徹着一種思想，充滿着一種熱情：蘇聯人民是不可征服的！蘇聯人民永遠不會做德國人的奴隸！相反的，這閃耀着燦爛光輝的堅貞不屈的樺樹，象徵着蘇聯人民反法西斯侵略者必然勝利的偉大光輝的前途！

三

本書初稿於一九五一年八月間開譯，十一月中旬譯完，費時三個半月；但是三番四次的校閱，卻又化了半年多。在翻譯過程中，也曾碰到一些疑難，承沈長鉞同志指教，另外還有一些可敬愛的朋友，也會在一些疑難地方給予寶貴的意見；都應在此敬致誠摯的謝意。

本書是根據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九年版的英譯本轉譯的。英譯者爲L·斯托克列茨基（Leonard Stokitsky）。插畫八幅，採自蘇聯一九五一年出版的俄文豪華本。書中註解，有些是英譯者所加，也有作者自己所加的，均已分別註明；其餘的則爲譯者所加。

本書是榮獲斯大林文藝獎金的名著。雖然翻譯的時候，譯者主觀意圖上，力求保持原文優美的風格，但由於譯者的能力所限，實際上究竟保持了幾分，這就很難說了。同樣，雖然翻譯時，譯者抱着十分謹慎的態度，譯好後，並且經過多次的校閱，有些英譯費解的地方，還查對過俄文原本，但是由於譯者能力的限制，仍恐難免有譯得不妥當，或者疏忽、錯誤的地方。譯者謹在這裏誠懇的期待着讀者同志們的指教！

譯者 一九五二，六，二〇。

白

樺